

“希望诗学”与叙事分析：布洛赫理论的中国文学阐释实践

◎李增强

(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4)

【摘要】恩斯特·布洛赫的希望哲学，其核心概念“尚未”与“希望”，为分析文学叙事的动力结构提供了独特视角。本文旨在将其哲学与意识形态内涵暂且悬置，主要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来检验其在中国文学阐释中的有效性。通过将“希望诗学”操作化为“未完成性”与“未来指向性”两大分析维度，文章依次考察了古典小说、现代文学与当代文本中的叙事动力与人物行动逻辑。研究发现，布洛赫的理论框架能有效揭示中国叙事文学中普遍存在的“追求”母题与“可能性”结构，尤其在分析开放式结局与人物精神成长方面展现出独特的解释力。本文认为，作为一种形式分析工具，“希望诗学”能够与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形成有益对话，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路径。

【关键词】希望诗学；叙事分析；未完成性；中国文学；布洛赫

【中图分类号】I0-02

【文献标识码】A

【文章编号】2096-8264(2026)14-0036-03

【DOI】10.20024/j.cnki.CN42-1911/I.2026.14.011

基金项目：2024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(项目批准号：XSP24YBC213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一、引言：一种叙事动力的分析框架

20世纪德国哲学家恩斯特·布洛赫卷帙浩繁的“希望哲学”体系，在思想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^[1]。然而，若将视线从其宏大的哲学与历史论述移开，转而聚焦于其对人类精神现象——特别是对“希望”这一基本情感的精微分析时，会发现其中蕴藏着一套颇具潜力的文学叙事分析工具。布洛赫理论中关于“尚未”状态的描述、对“可能性”的强调以及对“希望”作为一种驱动力的阐释，都与叙事艺术的核心关切——情节如何推进、人物为何行动、故事如何指向未来，产生了深刻共鸣^{[11][12]}。

长期以来，国内对布洛赫的引介多集中于其哲学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，其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开掘^[10]。事实上，为达成特定的分析目的，本文旨在剥离布洛赫哲学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维度，聚焦于其对“希望”的现象学描述，并将其操作化为一套分析叙事时间性、人物动机与文本开放性的有效工具。

为便于后续讨论，本文尝试将布洛赫希望哲学中

与叙事分析相关的核心思想提炼并整合为“希望诗学”这一批评概念。在此，“希望诗学”主要指涉其方法论层面，即聚焦于叙事文本内部的时间结构与心理机制的分析工具，而非其原初的乌托邦政治哲学体系。

本文基于此立场，尝试进行一场“方法论旅行”：将布洛赫的希望理论，特别是其“希望诗学”维度，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范畴，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叙事文学的批评实践。我们首先提炼其理论中与叙事学相关的核心概念，进而通过古典、现代与当代三个层面的文本分析，检验其阐释效力，并最终反思这一理论工具在跨文化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与调整空间。

二、理论转化：从哲学范畴到叙事学工具

为了使布洛赫的理论适用于具体的文本分析，需将其核心哲学概念进行“文学化”与“形式化”的转换。这一转换主要围绕以下两个关键维度展开，它们共同构成“希望诗学”分析框架。

(一)“未完成性”与叙事进程

布洛赫将存在的基本状态描述为“尚未完成”^[1]。

在文学叙事中，这一哲学概念可以直接对应于情节的“未完成状态”或“内在缺失”。一个稳定的、完满的初始情境难以产生故事，叙事动力恰恰源于某种平衡的打破、某个目标的缺失或一种有待实现的愿望。这种“未完成性”构成了叙事引擎的启动装置，它既可以是宏观的，如一个需要完成的使命（取经、复国、寻宝）；也可以是微观的，如人物内心有待填补的情感空白或有待实现的精神成长。从这一视角看，叙事进程就是角色为克服某种“未完成”状态而展开的一系列行动^[12]。

（二）“未来指向性”与人物行动逻辑

与“未完成性”紧密相连的是叙事的“未来指向性”。布洛赫认为，“希望”是对可能出现的、更好的未来的预期，这种预期本身具有驱动行动的力量。^[1]在叙事中，人物的行动逻辑往往并不完全由过去决定，而是深受其对未来的想象、期盼或恐惧所牵引。人物的“希望”——无论是对功成名就的渴望、对爱情圆满的向往，还是对精神解脱的追求，构成了其做出关键选择的深层心理依据。分析人物的“希望”结构，能够揭示情节发展的内在心理逻辑^[11]。

同时，文本自身通过对“可能性”的保持或对理想图景的描绘，也体现出一种整体的未来指向性，引导读者超越文本给定的现实，想象和期待另一种可能^[8]。

三、古典叙事的希望结构：以《西游记》为中心

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富含“追求”与“修行”的母题，其内在结构与布洛赫所言的“希望”动力机制有着天然的契合。^[7]明代小说《西游记》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分析样本。^[2]

（一）作为核心驱动的“未完成”使命

《西游记》的整体叙事框架建立在一个明确的“未完成”状态之上：真经未取，修行未了。这个自故事之初便确立的终极目标——“前往西天，求取真经”，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最高层级叙事动力。它使得九九八十一难不再是散乱的冒险故事，而是被统摄在一个宏伟的“未完成”目标之下的、具有方向性的考验序列。^[2]取经团队的每一次出发、每一次遭遇与克服，都在叙事逻辑上被理解为向这个“尚未”实现的目标趋近的一步。这种由终极“未完成性”统摄的线性叙事结构，清晰地展现了宏观希望如何塑造并推动长篇叙事的整体进程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西游记》中的“未完成”使命（取经）不仅是个体修行，更深深植根于佛教“度化”思想与儒家“济世”伦理的交织中。这与布洛赫基于西方基督

教末世论背景的“希望”有所不同，体现了中国叙事中集体性、伦理化的未来追求。

（二）人物成长的“希望”逻辑

在微观层面，主要人物的行动与转变，同样可以用“希望”的逻辑来解读。孙悟空从“齐天大圣”到“斗战胜佛”，其转变的关键不仅在于外部约束，更在于其内心对“正果”与“身份认同”的希望逐渐内化。他对“孙悟空”这一名字从抗拒到接纳，象征着他对于一个被秩序认可的、有尊严的未来身份的向往。同样，猪八戒对回归天庭的渴望，以及沙僧对洗脱罪孽的期盼，都在不同层面上驱动着他们的选择与坚持。^[2]取经之路，因此也是一条个体希望被不断塑造、修正并最终与集体目标融合的精神成长之路。

四、现代文学中的希望变奏：从鲁迅到沈从文

中国现代文学在启蒙与救亡的宏大主题下，对“希望”的处理呈现出复杂而深刻的变奏，布洛赫的分析框架在此能帮助我们深入解析叙事与情感结构的深层。^[8]

（一）鲁迅：“希望”的辩证与叙事张力

鲁迅的作品常常被视为绝望的深渊，然而其中却蕴含着最为激烈的希望辩证。散文诗《过客》是诠释这种“希望诗学”的典范。^[3]过客不知从何而来，向何处去，只听从“那前面的声音”的召唤，执意向未知前行。这里的“希望”剥离了一切具体内容，抽象为一种纯粹的行动指令与面向未知的绝对开放性。它不是对美好未来的确信，而是在认清终点（坟墓）的必然性后，依然选择“走”的姿态本身所迸发出的生命强力。这种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的深刻悖论，构成了鲁迅叙事中巨大的情感与思想张力。人物的行动动力来自对“停下来”这一虚无的抵抗，来自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、向未来保持开放的“希望冲动”。^[3]

鲁迅的“希望”观虽受尼采、克尔凯郭尔等西方思想家影响，但其“绝望中之希望”的辩证结构，亦呼应了中国传统文化中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儒家行动精神，以及佛教“无住生心”的开放性智慧，呈现出中西思想在现代性焦虑中的深刻融合。

（二）沈从文：作为叙事空间的“希望”图景

与鲁迅内在的、充满张力的希望不同，沈从文在其湘西系列小说中，将“希望”客体化为一个具体的、可供栖居的叙事空间。《边城》中的茶峒小镇，远非简单的田园怀旧，它是一个被高度美学化与伦理化的“希望”图景。^[4]这里人与自然和谐，人性淳朴善良。这个空间

的建立,本身即构成对现代都市文明病症的一种叙事性抵抗。故事的悲剧性结局——翠翠孤独的等待,非但没有瓦解这个空间的价值,反而通过美好事物在现实逻辑下的脆弱,更加强烈地唤起了读者对这一“希望”图景的珍视与向往。沈从文的叙事动力,部分正来源于这种理想图景与现实侵蚀之间的张力。^[4]

五、当代文本的可能性叙事：余华与刘慈欣

进入当代,中国文学对“希望”与“可能性”的探索呈现出更为多元的面向^[10]。

(一)余华《活着》：苦难底层的“希望”潜流

《活着》通常被解读为一部浓缩苦难的悲剧。然而,从“希望诗学”的视角重读,会发现叙事底层涌动着一股顽强的潜流。^[5]福贵在历经所有打击之后,最终与一头老牛为伴,平静地讲述自己的一生。这种讲述行为本身,以及贯穿其中的、对生命细节的朴素回忆,构成了一种在绝境中对生命存在的肯定与持守。这里的“希望”已不是对命运转机的期待,而是在吞咽所有苦果之后,依然选择“活着”并“讲述”所体现出的生命本身的尊严与力量。它展现了“希望”作为一种生存本体论基础的可能形式。^[5]

(二)刘慈欣科幻中的未来“可能性”架构

刘慈欣的科幻小说,如《三体》系列,则将“希望”与“可能性”的议题推向了宇宙尺度。^[6]其叙事中充满了一种冷峻而宏大的未来指向性。面对终极危机,人类的希望系于对宇宙规律的理性认知、基于此认知的战略选择,以及在无数种可能性中寻找那微弱生存机会的坚韧意志。刘慈欣的叙事魅力,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各种未来可能性的严谨推演与震撼呈现。他构建的“可能性”空间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文明希望的宏大思想实验。在这里,“希望”与理性的计算、冷酷的抉择紧密相连,为叙事文学处理未来议题提供了全新的架构模型。^[6]

六、结论：作为一种批评工具的反思与展望

通过以上跨越古典、现代与当代的文本分析,可以看到,经过适当转化后的布洛赫“希望诗学”,确实能够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一套富有启发性的叙事分析工具。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辨识叙事动力的来源,更深入地理解人物行动的复杂心理依据,并更精准地把握文本如何通过经营“可能性”来构建其情感深度与思想空间。^[9]

这一跨文化理论旅行的价值在于方法论上的补充与对话。中国传统叙事理论擅长结构分析与审美品鉴^[7],而“希望诗学”则侧重于挖掘叙事的时间动力学与心理驱动机制^[11]。两者结合,可以形成更为立体和深入的文本阐释。当然,应用过程中也需注意文化语境的差异。例如,中国文学中的“希望”往往与深厚的集体伦理观念及具体的历史境遇紧密交织^[9]。

展望未来,这一分析框架在探讨网络文学、生态文学等多类型文本中均有进一步拓展的潜力。未来研究中,可进一步探讨“希望诗学”与中国传统文论中如“文以载道”“兴观群怨”等观念的互动,尤其关注中国叙事中“希望”往往与家国命运、历史循环、天人合一等观念相结合的特点,从而在跨文化阐释中建立更具双向对话性的批评范式。将“希望”作为理解文学的一个基本形式范畴,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中国文学本身的认知,也有助于在更具普遍性的层面,思考叙事艺术如何回应人类对可能性、对未来、对更美好存在状态的永恒渴望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BLOCH, Ernst. The Principle of Hope (Vol. 1) [M]. Trans. Neville Plaice, Stephen Plaice, and Paul Knight. Cambridge: MIT Press, 1986.
- [2] 吴承恩. 西游记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0.
- [3] 鲁迅. 鲁迅全集(第二卷)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
- [4] 沈从文. 沈从文小说选 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
- [5] 余华. 活着 [M].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
- [6] 刘慈欣. 三体 [M].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
- [7] 杨义. 中国叙事学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97.
- [8] 王德威. 现代抒情传统四论 [M]. 台北: 麦田出版社, 2011.
- [9] 张隆溪. 中西文化研究十论 [M]. 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5.
- [10] 陈晓明. 现代性的幻象: 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 [M]. 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08.
- [11] 乔国强. 叙说的美学: 欧美小说叙事艺术研究 [M].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7.
- [12] 赵毅衡.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: 比较叙述学导论 [M]. 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1998.